

(粤) 新登字06号

策 划 郑宇辉 刘 标 志 峰

责任编辑 杨立群

装帧设计 何均衡

书名题签 杨之光

书 名 杨之光速写

出 版 岭南美术出版社
(广州市水荫路11号10楼)

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

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制 作 广州佳美广告公司

版 次 1995年8月第一版、第一次印刷

规 格 大16开(285×210cm) 10印张

ISBN 7-5362-1185-6

定 价 ¥80元

楊

萬年連實





ISBN 7-5362-1185-6



9 787536 211858 >

ISBN 7-5362-1185-6

定 价 ￥80元

杨之光速写

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

序

如今有谁画速写？

画速写已近乎一种可笑的习惯了！

之所以如此，振振有词的说，当今时间太宝贵，手中又有照相机，更何况，画速写容易么？

何苦！

该！

在这种氛围下，来看杨之光速写，就竟有了物稀为贵，难能可贵，勇者金贵的惆怅为什么惆怅？惆怅艺术的艰深，怅画者的纯净！

唉，细看先前大器的艺术家，哪个不画速写的？看罗丹的速写，心儿提到喉咙尖，看李可染的速写，耳根直发热，看叶浅予的速写，直是饮尽了酒！

多好！

学画速写，当然有它技术性的一面，但，作为艺术家，画速写已远非这般操作，速写，其实是艺术家观赏生活，思索生活，判断生活，表现感受，抒发感情积累灵感的一种工作程序，反之，在速写中，其实最易感受到艺术家本人的品味与品位，艺术家的志趣，修养，往往宣泄无遗。

画集中有一小叠画于1958年的农场速写，得说它几句，要知道，那年月，艺术家被强制到体力劳动的繁重中，谓之锻炼，目标是改造自己灵魂，而灵魂怎么改造？一般来说，是坚决放弃艺术家自己的艺术专业，抛之脑后，再不命笔，日日以汗水洗刷灵魂，求个清白，至于生活条件，就是茅棚中的地铺，饿不死的伙食，夜来马灯下写日记忏悔忏悔，算是还不过分的幽逸！大会小会，日三省吾身，揣出红心革自己的命……这种前提下，在休憩的三五分钟中，冒着刺骨的严寒，杨之光画了这叠速写，你想想，今天看来，意味着什么？！尤其是在某些画纸的后背，杨之光还写了诗，确实是诗，是多美的诗！杨之光把沉重的呻吟化为轻盈的优美，这个中的对艺术的执着，对生活的热爱，但又折射着沉重的扭曲，你看，你想，不深究么！

当我翻阅50年代的速写时，我的脑际忽然浮出了杨之光在那段年月创作的几件成名作品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我在这些速写的零碎中瞥见了不少成名作的最初感受的纪录：风雪之夜，拖拉机浑然的黑影，几道闪射的灯光，包得臃肿肮脏的棉大衣，翻犁过的土地，……这一切，不都是“雪夜送饭”的孕育吗？如果有谁想理出杨之光的创作思绪，我想最好是细细检阅这些速写。

而60年代初期的速写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不少既是现场的速写，但，却几乎与杨之光脍炙人口的创作相近无别了，杨之光在生活中敏锐的感受与概括的提炼以及巧妙的集中，使他能在几秒钟的勾画，事实上已完成了某些创作的全部，这种状态，其实是激情与技术的极度谐和而产生的灵感状态，平时说“天才”“天工”，庶近乎此，“慰问演出之前”“日出”就是明证。

说真的，只有诚实，才敢面对真实，以艺术家而言，杨之光是诚实的，也正是这种诚实，因而使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正视真实，他尊崇生活的启示，从不作病中吟或狗后行，既无梦呓也无

狂言。这种诚实，可从大量速写中流露出来。一个艺术家当然要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模式，没有这，哪来风格？但，如果连生活中的真实形象都不屑探究一下，说白点，连生活在同一空间的人们都不屑一顾的话，那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被遗忘而抱怨呢？活该。

三十来年前，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有幸几次随杨之光老师下乡下部队去进行创作体验。他，作为老师，画得比我们任何一个学生都勤奋，他不让任何一点时辰白流，真正是日出而作，日入不息。但，令我惊讶，并受教最深的是，不论画什么，画人抑或画景，杨之光绝不妄作非为，以风格损形象，他更多的是提取对象基本特征中美的一面，加以发挥而使之精美感人。就是说，他让真实放出异彩，在这真实的发掘与提炼中来发挥自己独特的审美模式。按我们学生私下的说法，杨老师用是减法，即减去对象不美的所在，让对象本身的美弘扬开来。这一点教益使我受益一生，没齿不忘。

就杨之光的速写技法而言，是在线的运用中揉进了光的运用。综观杨之光长年的艺术实践，他对光有无比的热爱，光的强弱及调子的转换，一直迷着他的心。因而，在他的作品中，一直都倾泻着光的流淌。当然，这种速写技法还应归功于杨之光的老老师之一，徐悲鸿先生的素描速写的影响。徐悲鸿先生擅长于在精微的结构描写中借助光的滑动来强调其起伏，而线则是在不削弱光的动人之处的另一精彩强调。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徐悲鸿素描速写的线的运用，使徐悲鸿的作品泛出了俊逸的韵致，这，正是那独特的东方风韵。这一大优势，杨之光学得入神，并发扬光大之。

也许杨之光既热爱中国画，也热爱着油画，他的实践也就经常徘徊在其间。因而在大量的速写中，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兼收并蓄。以这而论，正是杨之光的艺术优势。当碍于图式的摹移被囿为传统时，无异的，杨之光的艺术实践给带来一片生机。说真的，少年时期的我之所以迷上中国画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杨之光老师作品的一相情愿。我的心曾被愕然打动过。几十年来对人物画的执迷，正是那时铸下的意念。

我说，速写的技法纷纷芸芸，而杨之光的这种速写技法模式，是与他的中国画技法实践结合得相当完美和谐的。若不见，有些艺术家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速写的技法方位与从事绘画品类的技法追求背道而驰，事倍功半，以“英文”眼画速写，再翻译成“中文”来上宣纸，怎能讨好呢！

在学院学画时，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提出了“四写”的教学纲领，师生一齐实践。那时节，杨之光老师是人物课教学的砥柱。他的不少示范作品，作为速写的那部分，有不少编入了这个集子，披卷揣摩，心潮起伏。

什么是“四写”？简言之，就是写生、速写、默写、构图的四个环节的不断实践。凡写生课，先画速写，再画默写，形神初具，再毛笔写生，抛弃橡皮，以笔取之，加之平时小构图练习，形成四个环节的循环。那时节，每个星期都要交四写作业，辛苦不迭。但，经历了几年的磨炼，却养成了几十年的扎实功夫。

我之所以要旧事重提，一是因为触景生情，感触太深的缘故。另一是当成对那时的虔诚的一种祭奠，这种祭奠，对我来说，是万分庄严的。我曾经走过国内外不少艺术院校，看过他们的教育，也接触过不少青年学子，这其中，不乏佼佼俏俏者。但，这种“四写”的磨炼确凿已被当成夜谭了。而在我，却是我的艺术初乳，我就是喝这种奶汁长大成器的！

留意这个集子，你会感到杨之光一辈子与舞台有不解之缘。他是那么留意舞台上的一切变幻。大量的舞台速写占据了相当篇幅，这说明杨之光的艺术生涯一直情系舞台。当然，也许还有艺术兴趣的偏爱，但，用画笔紧随舞台这么久而执着的，也并不多。

杨之光舞台速写的长处，正在于会舞的，惊讶于他的精准，看画的，醉心于他的生动。我这么写也许轻飘飘，但确实不容易！毕竟有太多的舞蹈速写中的舞姿，跳不出、跳不得、跳死人、笑死人啊！不少的画舞蹈速写的，只是反复玩弄几根流动的线，在线中织入个人体模样，即就用流畅的签名来盖定为舞台速写，殊不知这个模样与舞台有多大的关联！

杨之光有不少舞蹈戏剧界的朋友，不只是即影即取式的朋友，而是长年一生的朋友，为什么有这种友谊？因为这其中有信任，默契，共鸣，有互相为各自的艺术所折服的艺缘在。我想，杨之光既画舞台，就拜了舞台上的艺术家们为师，杨之光原来就有的那对艺术的真诚，应是友谊的鸣钟。年初，杨之光举办了一个画舞的展览，开幕时刻，舞蹈家们热情献舞，用他们优美的舞姿来给杨之光的画舞，作了最淋漓的诠释和最热情的嘉许，此情此景，令我动容。

画舞其实是一种极需科学态度的创作。当对舞台的热情倾倒之后，接踵而来的是，这些动人舞姿的科学体察。没有这种体察，笔下的舞姿就不入骨，更谈不上舞蹈家的个人特色的描写了。而杨之光舞台速写的特色正是在于他对于舞蹈的精确体味。

当我们合起这本集子时，如果能在你的心里唤起一种对于艺术劳动的艰巨性与科学性的触动，并有那么一丝丝的兴奋与遗憾，抑或还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愧疚，我想，杨之光就会安详而心满意足地绽出笑意，这笑意，但愿与时光永在。

我再说一句，速写并非只是速写

林 壖

1993年8月10日于流花湖畔



当苏联旧政体瓦解的今天，再翻三、四十年前我速写的苏联艺术团访华演出速写，无限感慨！然毕竟艺术是永恒的，人民的创造力有着不朽的生命力。



古巴芭蕾舞的风格较“刚”，所以我特别注意表现舞姿的力度

黑白协奏曲.4419.10



“黑白协奏曲”这一特定的舞
题已决定了画面黑白对比的基调

黑白协奏曲
2004年夏
陈鹤良



“万世师表”朱子祠前
 弘治元年重修
 范通行 1981.11

舞台上白与黑的对比，经常象征着善与恶的对比



这是节拍明快的“天鹅湖”中的舞蹈，急速的步伐，飘动的披肩以及手中的铃鼓形成一种旋转的节奏



我注意到他们两人的姿态正好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，速写的整体与几何形体的关系十分密切，不注意就会失去大的关系



编双人舞不只要求舞姿生动，而且要求两者之间要合拍，要互相呼应。画第一个时，眼睛却要同时盯着另一个，另一个主要是靠默写完成。



这是经过第二次加工的速写。它比第一次的原始速写较为细腻，较适合于报纸发表的要求。



速写除了画出人物动态特征外，面部形象的特征也尽可能“点”出来，如女的深凹的眼窝及男的小胡须。

4个小天鹅是“天鹅湖”具有代表性的舞姿。我先画了一些前台速写，又到后台去画了一些补充速写，姑娘们十分友好，特意作了姿态给我画。



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白毛女扮演者还是数郭兰英。我画她时特别注意“这一句”歌词与“这一个”动作的同构关系。

我抓住的这一瞬间已明确地表达了歌词的内容：她抚摸着发了白的头发，手微微地颤抖……，这一动作是歌剧的第一高潮，是悲剧的转折点。



我說的對不對
——
白雲如絮無情意



江心寺



“天鹅湖”的
优美舞姿至今仍代
表着俄罗斯艺术的
骄傲，每个动作我
都喜欢，于是在我
的速写本中飞翔着
无数的“小天鹅”。